



另一间书房

□范 稳

大凡喜欢读书的人，都会在家中单辟一间为书房。我发现的一个现象是：大约在20来年前，去人家家里做客，主人引以为傲的是客厅里的彩电沙发等物件，而现在你去稍有文化的人家，主人一定会带你去参观他的书房。从地板到屋顶的成排书架，绝对是比彩电沙发更让人有精神上的富足感和人生的成就感——哪怕书架上一半多的书都从未翻阅过。我曾经到一个所谓的“土豪”家做客，人家的盥洗间都比我的卧室还大，客厅里还挖个水池养鱼。我一句话就把主人的威风扫了：“怎么没有一间书房？”

不论你从事什么职业，不论你需要与否，书房已日益成为很多有品位的人生活中某个不可或缺的空间。我也喜欢带朋友到我的书房参观。不是为了“炫富”，只是为找到知音，找到自信，或者说，在我摆不出价值连城的古董供人玩赏，拿不出茅台、拉菲招待客人时，我就只有请尊贵的客人来到我的书房，请看那些高高在上、整齐排列的大师们，请看那些人类文明的足迹，请看我精神的富貴乡，请闻一闻人间最纯正弥久的香味——书香，最后，请看看我终日劳动的地方。我就是个在书房里耕作的劳动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一个在大地上挖地、播种、薅秧、施肥、浇灌、收割的农人一样。书房就是我赖以托身养家的三分肥沃土地。

我还有一间书房，只有少数人随我去参观过。因为它实在太小，实在太偏远。它不是地产商以房屋市场价格可以衡量的面积，也没有先贤们汗牛充栋的典籍可以填满的书架。它横亘于广袤的大地上，这间巨大的书房里陈列的是雪山、江河、峡谷、村庄、古道、稼穡、牛羊、飞禽走兽，以及各美其美的民族文化与历史。不错，这也是我的书房，也是许多喜欢流连其间、并深深爱上了它的丰沛博大的人共同的书房。它像是一座公共图书馆，又像是一间人生大课堂。每个出入其间阅读者，都可以撷取自己感兴趣的文化滋养、知识力量；每个在这书房里深受教益的人，也都可以这样说：“这是我的书房。”

如果仅是以面积而论，就让我以小书房和大书房来暂且区别之。小书房最大不过几十到上百平方米，大书房动辄就上百万平方公里了。在小书房里阅读或写作，大体是闲

适的，安详的，劳心不劳力的；而在大书房里阅读，大部分时间里扮演的是探险者和发现者的角色。和陌生的人们打交道，在崎岖的古驿道上跌跌撞撞地寻找往昔马帮远走的背影，在静谧的村庄聆听老牧人讲述远古传说，在烈酒的驱赶下和民族兄弟一起歌唱，释放生命里沉寂已久的浪漫情怀，在喇嘛寺庙里听高僧大德阐释生命的轮回，在教堂的钟声回荡中追寻天堂的光芒……还有就是，在这苍茫的大地上，独自体验到的人之渺小和心之辽远。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代先贤的教诲，谁都明白，但不是谁都愿意去践行。在家读书容易，出门行路则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是李白对行路难诗的描述，但是李白周游了多少地方呢？可能现在我们很多读书人都没有比他走得更远。窃以为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就是那种到了某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后，历述其艰险万端，让你高山仰止（对他）望而却步（对当地），而最没有出息的人，就是只会读游记并永远在地图上旅行的人了。

于我而言，读书写作是一种恒定的人生态度，行走于大地是对这种态度的修正和补充。我时常在我的大书房里找到写下的真实意义。如果说灵感就像珍珠一样是难以寻觅到的东西，我的珍珠就散落在那些不为人知的村庄，大峡谷的深处，乃至雪山之巅，江河之源。我没有那种安坐小书房里就可以遨游宇宙、信手采来星星和月亮的写作能力，像博尔赫斯。他的精神力量的博大，内心世界的丰沛，感知事物的敏锐，我可能学到老都学不会；还有福克纳，他只写邮票大的故乡，但却建造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文学殿堂。作家是分类型的，我倾向于向海明威这样的作家学习，他的书房可谓大矣，一会儿在西班牙战场，一会儿在非洲的大草原，一会儿又在加勒比海湾。这样大的书房真是令人羡慕。但我知道，不是人人都可拥有它，因为海明威只有一个。

但也不可妄自菲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书房。李白有诗云：“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诗意浪漫，而是一种写作姿态。黄河还在那里，东海也在那里，你走到了、看到了是一回事，你把它们纳入了胸怀，就是另一层境界了。

■印 象

描绘蕴涵史诗梦想的大地

□邱华栋

在《百年孤独》当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讲述了200年来拉丁美洲的孤独与温柔，奋斗与挫折，甜蜜与神奇的历史和现实。不仅如此，《百年孤独》还树立了一个新的榜样，就是在今天这个消费、解构、碎片的时代，史诗并没有死去，它依旧是一些雄心勃勃的作家的梦想，同时也是读者内心热切期待的作品，关键是如何去发现本土的神奇、去创造小说本身的神奇。但是，这对所有作家都意味着难度、折磨、雄心和孤独的双重考验。

作家范稳历经10年创作出的长篇小说《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和《大地雅歌》三部曲，再加上他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碧色寨》，共同构成了难得一见的本土出产的神奇文化小说。这是一套本土的地域文化小说，和早年那些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完全不同不一样，他的小说是在云南和西藏接壤的地方十分自然地生长出来的，作者根据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的历史和传说来写作，成就了一部部神奇的作品。于是，范稳写出了我们土地自己的神奇，写出了似乎在衰朽的小说新的生命复苏的迹象，也显示了范稳的雄心壮志和史诗梦想。

的确，在《水乳大地》这部长达38万字的小说中，蕴涵着范稳小说史诗的伟大梦想，超过百年以上的时间跨度的小说，一般总是被称为史诗。在这部小说当中，西藏和云南那些神奇的传说和在灵界和生界游走的灵魂完全是共生的，小说的主线是讲述藏传佛教、天主教和纳西人的东巴教在100年的时间里，彼此之间相当复杂的纠缠与争斗。小说当中，天主教企求上帝显灵，上帝果然显灵的神迹等比比皆是，尤其是天主教和藏传佛教百年争斗的场景，都充满了扣人心弦的描绘。这是一个举重若轻的写作过程，它确实超越了大部分当代人的经验。小说的结构相当考究，是一种向心的结构，从上世纪初开始，第二章则讲述世纪末，然后是上世纪第一个10年和上世纪80年代，最后回到了西藏的一个新起点：上世纪50年代，在那个年代里，西藏和平解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小说这种向心结构，似乎把复杂多变的历史本身有条不紊地梳理了，使那片神奇的土地成了可以被语言和记忆讲述的母体。在年轻作家趋向于一种时尚化写作的情况下，阅读和重视这部厚重博大的小说，可以让我们领悟到文学存在的原始原因和根本的理由。

范稳在推出长篇小说《水乳大地》3年之后，又出版了他的藏地三部曲中的《悲悯大地》和《大地雅歌》，继续着他对中国高原和西藏地区的神奇描绘。可以说，《悲悯大地》《大地雅歌》与《水乳大地》有着血脉联系，而《悲悯大地》和《大地雅歌》的线条则相对

单纯。

《悲悯大地》通过一个藏族青年成长的历程，讲述了一个朝向神性世界奋进的艰难和百折不挠的精神状态。于是，在非常宏大的自然和人的想象力的背景下，善与恶、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性内部的挣扎，显现了一个复杂刚强的世界。小说的主线是讲述一个人寻找传说中三件宝物的历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个体生命被严酷的自然和复杂的精神环境所引导的纠缠与争斗，充满了扣人心弦的情节。小说的结构清晰，小标题是最好的提示，把复杂多变的历史本身给有条不紊地凝练了，使那片神奇的土地，变成了可以被语言和记忆讲述的母体。阅读和凝视这部厚重的小说，可以让我们领悟到文学为什么存在的原始理由，那就是，记录并复活一个地区的文化记忆，并且呈现出一个地区的人的精神状况。

而在《大地雅歌》中，宗教的力量是大地上短暂停留者人类的精神主宰，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人只有朝向自己博大和精深的宗教神主，才可以获得神性的力量。但是，这个世界上，土神、原始神、外来的神，那么多的神有时候形成了一种对抗和排他的关系，当这种人神关系投射到大地上的社会关系，如宗族关系、血缘关系、村社关系、权力关系的时候，就演变出来无数的人物命运，这就是《大地雅歌》所要吟唱的，也是这部作品所投射出来的内在的神性和音乐性。接着，范稳又写了长篇小说《碧色寨》，在小说中继续他对地域文化的神奇书写，对人神共居社会的观察，让我们看到了他轻巧的一面、浑厚的一面，以及博大和亲切的一面。

从范稳的大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到《碧色寨》，范稳的写作由宽阔走向了澄明，由史诗走向了地域文化小说的圆满确定。

我特别欣赏那些极具生长性的作家。范稳就是这样一位作家。我知道，范稳早年写过一些城市题材的小说，甚至还写了一部关于海瑞的传记小说，偶读不算成功，这说明，过去他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写作资源和方向。每个作家其实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别人根本无法替代的写作资源。范稳走过了一些弯路，但是，当他真正把目光投到云贵高原和西藏大地上的时候，他好像得到了某种天启，豁然开朗，他只是需要把那片土地上像果实一样悬挂的传说和本土民俗宗教文化，轻轻地用手摘下来结构起来就可以了。这是一个举重若轻的写作过程。根据他现在完成的这几部长篇小说，我可以肯定，范稳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独特和优秀的小说家之一。



范稳，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高研班学员。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近500万字，创作以中、长篇小说和文化散文为主。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文化大散文、报告文学、长篇小说15部，曾多次获国内文学奖项。近10年潜心西藏历史、文化、宗教、民族的研究和写作，曾多次游历西藏，并在藏区挂职体验生活，已有7部关于西藏题材的作品出版，并有作品被翻译到法、德、英等国。

俯瞰大地的飞翔——读范稳的“藏地三部曲”

□孙吉民

藏域文化的瑰奇画卷

藏地，千百年来一直被一种神圣而又神秘的氛围所笼罩，接受着全世界范围内对其怀有向往之心人们的虔诚仰望。但，圣洁的雪山、湍急的河流、无处不在的神灵以及人人信教演绎了千百年的信仰传奇总是以一种遥远的想象存在于多数人的生活经验之外，人们总是愿意用原始与神秘给这片神奇的土地定义，以至于它很难能真正走入当代文学作品当中。

近年来不少作家开始关注并热衷描绘这片神奇的土地，比如，何马创作了《藏地密码》，阿来奉献了《尘埃落定》，宁肯写就了《天葬》，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开了藏地神秘的面纱，但其他更多的涉藏文学作品更热衷于探秘与猎奇，或者限于篇幅只能涉一隅而不及更多。而范稳以他宏大的观照、文化学者的深思写就的长达1000多字的“藏地三部曲”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幅藏域文化的瑰奇画卷。使得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存在的巨大差异性、复杂性以及丰富性，也深刻地提示我们，人类的想象是有限的，总有人类想象无法到达的地方，于是生出了无穷的文学意味。

“藏地三部曲”的发生场域是多民族杂居、多宗教共存、多元文化共生的藏东澜沧江大峡谷，在这里，天上的神灵是飘逸潇洒的，峡谷里的江水是奔放不羁的，密林里的飞禽走兽是自由自在的。而人被高入云端的雪山、滚滚江水切割的深谷所困阻，命运被大地所主宰，从而形成了人人信教的独特地域文化。可以说没有宗教的依托，这里的人们就无法面对现实的生存困境，自己的灵魂就无法安放。无论是生活在这里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人，还是信仰东巴教的纳西人，以及那些皈依天主的基督徒们，宗教日日陪伴着他们的生活，更是他们生的基石、死的依靠。于是，寺院、教堂、神父、喇嘛、活佛等极具特色的文化符号构成了这幅瑰奇画卷的主轴。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诞生出无数神奇画卷：东巴、法师控制天气，驱动神灵和魔鬼相互斗法；苯师骑着法鼓在天空中自由地飞走；通灵的禽兽寄托着人的魂灵，和人自由地交谈；活佛在他族他教的转世，刚起的战争得到消弭；无数的灾难和悲剧都得到神奇的预言……所有这些，无论读者是否相信，但绝不是神话，只是这片神奇土地的日常生活，或许我们应该相信，它们是我们普通经验难以企及的鲜活存在。

透过宗教氛围的面纱，“藏地三部曲”中，极具藏地特色的俗世生活也得到了清晰的呈现。火柴盒般的土掌房、煨桑的炊烟、熊熊的火塘、滚热的酥油茶、香甜的糌粑，共同构成了澜沧江峡谷两岸普通藏

族人民淳朴安宁的日常生活画卷；而藏族的土司、纳西的头人，勇猛的康巴汉子，痴情的纳西女人，与生活在这些神奇土地上的其他人共同谱写了藏地一幕幕生动而瑰奇的历史波澜。此外，在“藏地三部曲”中，范稳还以他优美诗意的笔触倾情描绘了澜沧江峡谷两岸神奇壮美的自然：切割纵深的峡谷、奔腾咆哮的江水、雄伟神圣的雪山、碧绿无际的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阅读“藏地三部曲”就如打开一幅尘封千年的画卷，里面的瑰奇与丰赡，让我们只有无尽的慨叹……

信仰的张扬与礼赞

如果说一部文学作品的高度主要由它的精神维度所决定，那么“藏地三部曲”无疑是精神高蹈的小说。虽然，作品直接面对的就是信仰普照的土地与人们，离不开信仰的书写，但显然更重要的是，作者是怀有信仰的，在复杂的文字和故事的背后，作者的虔诚、敬畏与爱始终与执著的信仰相随相伴。于是，在“藏地三部曲”中，我们会看到信仰的肆意存在以及无所不能，无论是信仰对生命的拯救，还是对人生命运的改变，或者对一场凄美爱情的咏叹，阅读之后令人荡气回肠。刹那间，或许我们应呼喊：惟有信仰才能让世界光灿，让爱情甜美而缠绵，让我们短暂的生命变得恒久而绵长。

在《水乳大地》和《悲悯大地》中，信仰更多体现为对宗教精神的坚守与拓展，从而形成一种超拔而坚韧的力量，小说所描述的历史就沿着这种坚韧的力量在澜沧江峡谷两岸近一个世纪的天空中艰难的前行。《水乳大地》中沙利士、杜郎迪以及巴勃神父带着基督的福音以及坚韧的基督精神，从遥远的欧洲来到神秘荒凉的藏地，坚定的宗教意志让他们无惧传教所将面临的种种困境与灾难，甚至时刻面对的死亡威胁。为了基督事业，也为了心中笃信的天主，他们相继将生命留在了异域他乡。而在即将归国的一刻，沙利士的死更让人心生无限的感伤，一个异国的神父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西藏以及在西藏的传教事业，这是何等的悲壮。对他的死，作者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小说中这样写道：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生动，而在昏暗的屋子里，他们看见沙利士神父没有倚靠在床头，而是两腿平伸横坐在床上，背抵着墙，枕头放在小腹处，面向西藏的方向，双眼微微闭上，一丝仁慈眷恋的目光还凝固在眼眶里，像圣婴纯洁的眸子。小说随即落下了大幕，但我们怎能不为沙利士神父坚毅的信仰唏嘘呢？

而《悲悯大地》如作者所言，就是一部藏

路之上，生的困顿死的威胁如影随形，前途漫漫，如果没有虔诚而惊人的信仰支撑，生命如何安放？在小说中，我们应能看到，信仰的力量是陪伴着洛桑丹增的虔诚一路生长的。为追求精神世界的极致，成为济世救人的活佛，求得佛法的三宝，即佛、法、僧，洛桑丹增及其一家人，付出了俗世意义上的惨重代价，自己的弟弟、妻子、女儿以及母亲相继为求证佛法献身。洛桑丹增历尽人世间的千辛万苦，最终断除了自己与俗世的种种羁绊，具备了无上的悲悯精神，实现了宗教意义上佛性对人性的拯救。最后，生命超越了肉身，在一场制止战争拯救众人的行动中获得了涅槃。故事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气氛，残酷的场面不时让人战栗，但也许更会面对洛桑丹增心中超拔坚韧的信仰喟然而叹。

《大地雅歌》中的信仰突出表现为对人类最质朴同时也是最高贵的情感——爱的坚守与捍卫。我们说上帝让人生而有罪，人类一路跋涉，将面临无穷的困境以及诸多看似无法逾越的鸿沟，人类将如何安度和跨越？虽然，上帝给了人类最好的武器——无私的爱，但人类如何去保有和捍卫？小说中，作者试图以一场凄美的爱情以及充满玄机的话语供人思考。从扎西嘉措、格桑多吉与央金玛之间的爱恨情仇到史蒂文、奥古斯都与玛利亚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跨越的艰难过程。他们的爱情首先跨越了巨大的宗教的鸿沟，从崇信藏传佛教到皈依天主教，其后跨越了台湾与大陆间宽阔的海峡，以至最后跨越了生死。如果说史蒂文经年对爱情的隔海守望足以让人震撼和感动，那么奥古斯都将自己的生命交与对玛利亚无私的爱，在苍凉的峡谷中向着无尽奔腾的江水飘落的一刻，我们就不仅有震撼和感动，而是油然生出一股神圣而崇高的敬意。

信仰是人类得以铿锵前行的基石，而当今的中国，惟物质惟经济的畸形发展，让我们看到的是精神家园的日益荒芜。于是，人们缺少敬畏，无人相信真爱，我们未来将走向何方？“藏地三部曲”让我们看到作者深沉忧患的同时，也会让我们相信，它绝不是对这个时代信仰的祭祀和哀悼，而是对信仰满怀激情的张扬和礼赞。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学院合作